



哲学史

哲学史

(第 六 卷)

下 册

敦尼克、约夫楚克、凯德洛夫、
米丁、奥伊则尔曼、奥库洛夫

主 编

侯鸿勋、金顺福、贾泽林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М.А. Дынника, М.Т. Иовчука, Б.М. Кедрова,
М.Б. Митина, Т.И. Ойзермана, А.Ф. Окулова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VI, кн. 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5

2191/07

哲 学 史

(第 六 卷)

下 册

〔苏〕敦尼克、约夫楚克、凯德洛夫、
米丁、奥伊则尔曼、奥库洛夫主编
侯鸿勋、金顺福、贾泽林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5印张 582,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250

书号 2002·254 定价 2.60元

(限国内发行)

目 次

第七章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危机	1
一	非理性主义流派	7
	1. 存在主义	7
	2. 哲学人本学	27
二	宗教哲学流派	39
	1. 新托马斯主义	39
	2. 基督教唯灵论	76
	3. 人格主义	82
	4. 泰雅尔主义	88
三	新实证主义、“实在论”流派和“自然主义”流派	91
	1. 新实证主义	91
	2. “实在论”流派	120
	3. “自然主义”流派	133
第八章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美学、伦理学以及 历史哲学和哲学史唯心主义学说的危机	142
一	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学说	143
二	资产阶级社会学	156
三	资产阶级美学	192
四	资产阶级伦理学观点	213
五	唯心主义哲学史观	229
六	反共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 社会学的“批判”	249

第九章 民族解放运动中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发展的特点	264
一 现时代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派别及其思想体系	264
二 民族解放运动中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发展的基本倾向	278
三 民族主义思想家唯心主义学说中的哲学问题	294
四 民族解放运动思想体系中的社会学观点	301
第十章 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317
一 自然科学最新革命的继续	318
二 现代物理学的哲学问题	324
三 生物学和化学新成就的方法论意义	387
四 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哲学问题	399
五 控制论和数学的哲学问题	411
六 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427
第十一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列宁阶段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新阶段	453
一 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	459
二 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	502
三 列宁主义和哲学史科学	516
《哲学史》第五卷基本文献和史料简明索引	536
《哲学史》第六卷文献简明索引	568
人名索引	617
名目索引	637
译后记	654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危机

伟大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的建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之转变成为现阶段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这就是决定近半个世纪来资产阶级哲学衰颓的基本历史事实。

帝国主义的主要思想政治武器——反共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退化的极端表现。资产阶级哲学借助于这一武器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斗争，企图掩盖自己的观点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在政治上的反动性。“从思想上论证垄断组织的统治，为剥削制度辩护，诋毁公有制和集体主义，歌颂军国主义和战争，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辩护，燃起民族仇恨，——这就是贯穿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中、哲学和社会学中、伦理学和美学中的思想。”^①

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用尼采的说法，就是“对价值的重新估价”，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们放弃了先前哲学中的进步思想和传统，复活了那些过去已经暴露出自己的明显反动性的哲学观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把这些早已破产的观点加以现代化，并且利用它们来从“理论上”论证反共主义和为腐朽的资本主义作精致的辩护。

^① 《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19页。

6 资产阶级往往用最新的历史经验、最近的科学成就、专门哲学研究的成果等等，来掩饰和辩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不断倒退。例如，他们对唯物主义传统的摒弃，常常采取批判已经陈旧的、机械论的物质观和运动观的方式，采取承认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存在的“现实”（这种“现实”却是与物质世界对立的）的方式。

十月革命以后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对辩证法传统的放弃，具有更加隐蔽的性质。这种放弃一般地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把辩证法归结为“永恒复归”的理论，归结为关于生活的“悲剧性的不协调”的学说，归结为相对主义的运动观，这种观点从对运动过程的考察中排除了什么在运动、什么在变化等等问题。他们把这种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辩证法冒充为最新的哲学成就。从这种“变了形的”伪辩证法中不难看出 20 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新的存在形式。列宁指出：“对于‘发展原则’，在 20 世纪（以及 19 世纪末叶）‘大家都已经同意’。——是的，不过这种表面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①

进步的资产阶级哲学过去曾经反对过的那些反动哲学思想的复活，通常都采取极其精致的、隐蔽的形式。例如，从上一世纪末便已开始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学说的复活，被说成是哲学实在论在西欧哲学长期迷失方向之后的复兴。晚近的谢林、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曼恩·德·比朗的非理性主义的复活，则用康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的有关解释来加以掩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被描述成哲学非理性主义的最大代表。人们告诉读者说，回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是一种前进

① 列宁：《哲学笔记》，1974 年人民出版社第 3 版，第 280 页。

的运动，似乎是为自然科学、数学、特别是数理逻辑的最新成就所决定的“哲学中的革命”。

列宁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特色是问题提法上的明确和直率，是一条哲学路线同另一条哲学路线的根本的对立。进步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一切品质，都已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所葬送，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代。如果说笛卡儿曾断言，明确性和清晰性是真理的特征，那末卡·雅斯贝尔斯则宣称，真理总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说贝克莱号召摒弃唯物主义，是由于唯物主义学说构成无神论的基础，那末往往带上不信教甚至无神论的假面具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则指责唯物主义容忍了超验的、从而是“神的”本质的存在；他们就是这样来称呼那种承认物质是存在于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观点的。

列宁曾经指出，明显地表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衰颓的一个特点是：思想上的退化，无数各种各样大小学派、派别、流派的存在，这些学派、派别、流派之间的差别只具有次要的、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性质。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在宣扬唯心主义和反对唯物主义方面），它们实际是彼此一致的，尽管它们也进行十分类似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的那种竞争的种种论战。

用资产阶级哲学家们自己的语言来说，这种“哲学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精神的无政府状态”，正如莫·多列士所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更大的特色。

极其耐人寻味的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经常把这种精神的无政府状态，即把非本质的差别、次要的思想宣布为基本原则的这种现象，冒充为哲学思想的真正进步，冒充为新问题的产生和兴趣的多面性等等。新托马斯主义者批评基督教唯灵论者，说他们不承认对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虽然唯灵论者同新托马斯主义者一

样顽强地要“证明”上帝的存在。按照唯灵论者的意见，人类存在本身就无可反驳地证明着上帝的存在。新实证论者在攻击非理性主义者时证明说，他们的论断排除了验证或逻辑证明的可能性。但同样一些新实证论者又硬说，人的生活是非理性的，因而把“生的哲学”、“人的哲学”让给非理性主义去包办，而把“科学的哲学”留给自己独占。

为了弄清楚十月革命后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数不清的大小派别、流派和学派，必须从其中把一些最有影响的主要哲学学说，把一些最能反映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最重要特征的现代唯心主义的主要变种，挑选出来。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就是现时代（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哲学的这种主要的、最有影响的流派。

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通常以非理性主义的形式反映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意识中。存在主义所特有的对“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关于人生无常的令人厌烦的哀诉，以及社会悲观主义的说教等等，就是从这里来的。这种说教歪曲地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现实矛盾（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人格的异化，资产阶级使人失去个性，人的全部生活单调刻板等等）。存在主义哲学不能科学地理解这些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它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所提出的问题神秘化。正如奥·格罗提渥正确地指出的，存在主义哲学“把资产者的社会存在的不稳定性变成一般人的超时代的不稳定性”^①。

现代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感到特别需要宗教慰藉，是很自然的。新托马斯主义恰恰是现代资产阶级空谈哲理的解罪神甫，它不仅“宽恕罪恶”，而且企图

^① 奥·格罗提渥：《现代的精神状况和马克思主义》，1948年柏林德文版，第33页。

把现代资产阶级从灵床上扶起来，给现代资产阶级注入新的力量，用宗教观念毒害群众，使之与资本主义现实妥协。宗教哲学总是在历史的转变时期、危机时期露头角。新托马斯主义也忠于这一反动传统；它用宗教哲学的形式表达了资产阶级对于那种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势力的恐惧。虽然新托马斯主义（以及一般天主教哲学）的个别代表人物也批评资本主义的一些最明显的缺陷，反对原子战争，主张各国人民间的和平，但是整个说来这一哲学却是反共十字军的急先锋。

但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同时也是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这一社会虽然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加速发展，却毕竟不能阻止这一发展，不能没有危及资本主义生存的科学技术进步而存在。因此，新实证主义在这种精神环境中变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实证主义者（其中有不少是自然科学、数学的代表人物，或者中间有不少人一般是同这些科学有联系的）虽然提出了一些最新科学成就所产生的哲学问题，但是却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想使贝克莱、休谟和马赫的哲学观点适应于现代，把旧的实证主义加以现代化，这就必然导致对现代物理学、数学等等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解释，从而也导致对这些科学的歪曲。

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借助于新实证主义来防止辩证唯物主义渗入现代自然科学，防止自然科学家转到这一真正科学的哲学世界观的立场上来。

本章中所考察的其他一些哲学流派——“哲学人本学”、基督教唯灵论、人格主义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实证主义中得到最充分表现的那些基本特征（非理性主义、信仰主义、唯心主义经验论、不可知论等等）。

例如，“哲学人本学”把人的东西同社会的东西对立起来，把对个人的入本主义说明绝对化为个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把人看成是根本不同于感觉可以感知的自然界的特殊“本体论实在”。基督教唯灵论以非理性主义的精神论证宗教信仰，企图证明科学就其本性说来“只限于”对事物作合理的考察，因而不能动摇宗教。跟存在主义一样，人格主义也妄想真正解决人格问题，并且仿效新托马斯主义，企图寻找论据来为关于人格神的有神论观念辩护。

各种各样的“实在论的”哲学学说，企图把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同承认用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加以解释的实在调和起来。“实在论”的某些代表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的唯心主义解释，接近了唯物主义。但是，整个说来，这一流派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

1963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清楚地表明，现代唯心主义的许许多多彼此争论的学派，经常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而联合起来。新托马斯主义者以及接近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大会上比所有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更为活跃。其中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散布反共主义的谰言和诽谤。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掩盖住有关社会主义各国的进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成就的真相^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增长的影响，还迫使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反对17—19世纪的进步资产阶级哲学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往往提出一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得到批判地改造和进一步发展的思想。正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资产阶级哲学日益走进非理性主义、信仰主义、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死胡同。

20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已不能用任何科学的方法论、积极的

^① 关于这一点，参看《人和时代》一书，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

社会纲领、高超的伦理理想和审美理想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对新的、生长着的、不可战胜的东西的悲观绝望的否定，日益成为今天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的主调。这种情况也十分清楚地表现出以神秘化的形式反映着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危机。

一 非理性主义流派

1. 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最明显的思想表现之一。这一哲学的代表人物意识到了这种危机，并且以神秘化的形式把它描绘为人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存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思想流派，产生于垄断资本确立和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 20 世纪初，并不是偶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这些矛盾，使得旧的自由主义方法不可能克服这些矛盾，并且在资产阶级欧洲面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往后怎么办？存在主义就是作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而产生的。

这样的问题最尖锐地摆在战败了的德国面前。存在主义的最初一批著作——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心理学》(1919)和马 11 丁·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时间》(1927)——在德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这一时期，德国的社会形势极其紧张。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产生了普遍的沮丧情绪。施本格勒(《欧洲的没落》)的悲观主义观点，卡尔·巴爾特的“悲剧的辩证法”，奥托·魏宁格尔的病态的、离奇古怪的著作，对悲剧和死亡这些阴郁的问题的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表现出了这种情绪。德国资产阶级世界观中的民族

主义倾向加强了。

存在主义的第二个祖国是法国。在这里，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代表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他的世界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切价值的危机”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危机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幻想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了重大的打击。普遍的精神颓废也反映在基督教上，引起了独特的宗教危机。马塞尔的哲学就是克服天主教范围内的这一危机的尝试。法国存在主义的第二个更年轻同时也更有影响的代表是让-保罗·萨特。他的主要著作《存在和无》出版于1943年，反映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占法国所引起的另一种社会政治情况。萨特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萨特的存在主义不同于马塞尔的天主教存在主义，而这种不同首先是由他们的政治观点的不同引起的。萨特所直接参加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逻辑，决定了他的民主的和人道主义的立场。

产生了存在主义情绪的社会情势，不仅发生在德国和法国，而且也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

在俄国，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尼古拉·别尔嘉也夫和列甫·舍斯托夫的著作也表述了与存在主义近似的思想。十月革命后，别尔嘉也夫和舍斯托夫继续在国外发展自己的观点，日益与宗教神秘主义结合起来。

在西班牙，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发挥了近似存在主义的思想。在意大利，存在主义是由尼古拉·阿巴尼亚诺的学说来代表的。

12 本世纪初，存在主义在英国和美国没有得到发展。但是，40年代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出现的对存在主义的兴趣日益加强。企图把英国的詹姆斯·乔伊斯及美国的福克纳和海明威这样一些大作

家说成是“本国的”存在主义者，也足以说明这一点^①。

丹麦宗教思想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和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②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生的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都对存在主义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生的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给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留下了特别显著的印迹，而从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中，尤其是从萨特的著作《存在和无》中，则可以嗅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味道。

存在主义有两个变种：宗教的存在主义和“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卡·雅斯贝尔斯、加·马塞尔、尼·别尔嘉也夫、列·舍斯托夫属于前者，马·海德格尔、让-保·萨特、西·博瓦尔、阿·卡缪等属于后者。

本质和存在。“存在主义”这个名词来自拉丁文的术语“*existentia*”（экзистенция），意为“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之一是：“存在先于本质”。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曾区别每一个对象的本质和存在，区别下述两个问题：“对象是什么？”和“对象是否存在着？”同时，极端的“实在论者”（例如，坎特伯雷的安瑟伦）企图从本质中推演出存在（所谓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的证明）。

存在主义认为，从本质推出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亦即从概念推出存在（бытие），是不可能的，因为本质总是概念、思想。存在主义者宣布说，这一任务归根到底不外乎是从思维中推出存在，而按照他们的意见，这种作法正是“理性主义”的实质。但是，存在不能从理性推出，不能为概念所理解，因为经过任何理性的加工之

^① 参看美国哲学家约翰·基林格的《海明威和死神。存在主义研究》，1960年肯塔基英文版。

^② 关于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观点，参看本书第3卷第9章；关于尼采的哲学观点，参看本书第3卷第5章。

后，总会剩下某种非理性的残余，某种不能溶解于理性的东西。这种情况是理性经常碰到的，并且是理性所不能理解的^①。

- 13 笛卡儿企图证明，人的存在来自他的思维。海德格尔在《存在和时间》一书中，同笛卡儿的这种理性主义进行争论。“笛卡儿自诩用他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为哲学奠定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础。但是，他在这个‘根本的’开端处所没有规定清楚的是‘res cogitans’(能思维的东西)的存在方式，更确切地说，是这个‘sum’(我在)的存在涵义……笛卡儿……在他的《沉思》^②中把中世纪的本体论移用到这个被他设定为 *fundamentum inconcossuum* (不可动摇的基础)的存在者(сущее)上。”^③

因此，存在主义者宣布说，不能从本质推出存在，亦即不能从概念推出存在。这个命题在存在主义者那里采取如下的形式：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为理性所理解，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бытие)以外，任何本质都可以纳入概念中，只有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不能纳入概念。

存在主义者说，由于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不能从概念推出，所以存在不能借助于概念来理解。这个结论使存在主义接近于古典唯心主义。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只有当存在(бытие)具有理性的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和思维是同一的时候，理性才能理解存在。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从安瑟伦到黑格尔——从这种同一性出发，并且因此而宣称，存在可以通过概念来认识；存在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否定这种同一性，并且因此而宣称，存在(бытие)不能通过推理来认识。两者都不认为抛弃前提本身是可能的。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认为本质先于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① 参看卡·雅斯贝尔斯：《理性和存在》，1960年慕尼黑德文版，第7—8页。

② 海德格尔指的是勒·笛卡儿的《形而上学的沉思》。

③ 马·海德格尔：《存在和时间》，1960年杜宾根德文版，第24—25页。

理念先于存在(бытие);反之,存在主义则是从存在先于本质出发的。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认为,从思想推出存在是不可能的;而反过来,从存在推出思想,按照他们的意见,如果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存在看成是物质的东西,看成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存在者,那也是同样不可能的^①。

在存在主义看来,理性主义所造成的封闭的圆圈(如果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就不可能突破这个圆圈)就在于,如果按照理性主义对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的解释,那末存在就消失了;存在转化成为本质。因此,对理性主义说来,存在是与存在着的東西同一的。为了突破这个封闭的圆圈,需要用另一种观点来考察同一个实在本身。

这另一种考察方式是怎样的呢?

任务就在于,不要从外部来理解存在,而要从内部来理解存 14
在,因为从外部来理解存在,存在就仍然要转化为存在者、即外部世界的事物。只有通过“我们本身就是的那种”特种的存在、亦即通过人的存在,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存在也就是“экзистенция”一词的本来意义的那种存在。

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在解释什么是这种存在时,把它和物加以对比。海德格尔说,理性主义,尽管在笛卡儿那里就曾企图把“我”想象为不同于物质实体的精神实体,却仍然把“我”规定为独特的物。笛卡儿写道:“严格说来,我不过是能思维的物,亦即精神(esprit),或灵魂,或理性(entendement),或理智(raison)”^②。

① 在存在主义中,“存在者”(сущее)和“存在”(бытие)这两个术语是有区别的。

② 《笛卡儿选集》,195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44页。

存在主义反对把理性看做人的本质的理性主义观点，因为按照他们的意见，这会把人格和物、存在和本质混为一谈^①。

雅斯贝尔斯解释说：当我们从科学的立场上来考察任何一种实在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同我们的作为认识主体的意识与之对立的客体打交道。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不通过主客体关系的形式，就不能思考对象这样一种思维的本性，是整个周围世界物化的原因，是人本身也被设想为某种物、某种本质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笛卡儿在他称人为“能思维的物”时干脆没有加以附带说明。在这里，雅斯贝尔斯恰恰是想证明，只有从非理性主义的观点才能克服人的“物化”，因为这种观点“扬弃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

在存在主义那里，扬弃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的问题，是这一学说的一切神经所汇集的中心点：在认识论方面，就是要“克服”考察现实时的科学的、概念的方法，创造新的认识方法；在本体论方面，就是要揭示“存在的涵义”，而不是研究对象世界、“存在者世界”的规律。海德格尔就是这样表述这一任务的。

15 来，科学把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当作自己由以出发的前提，这就使得科学不可能认识真理、认识存在。雅斯贝尔斯宣称：“对事物的科学认识，还不是对存在的认识……。科学的认识不能为生活指出目的……。科学不能回答生活本身意义的问题。科学的存在是以求知这一自始就存在的愿望为基础的，然而却不能科学地证明这一愿望的合理性”^②。

雅斯贝尔斯的这一论断的基础是对科学本身的狭隘实证主义

① 特·伊·奥伊则尔曼的《德国存在主义的反动本质》和Г.Д. 苏里仁科的《法国天主教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哲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的考察。两文均收入《现代主观唯心主义》一书，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

② 卡·雅斯贝尔斯：《真理和科学》，1960年巴塞尔德文版，第12页。